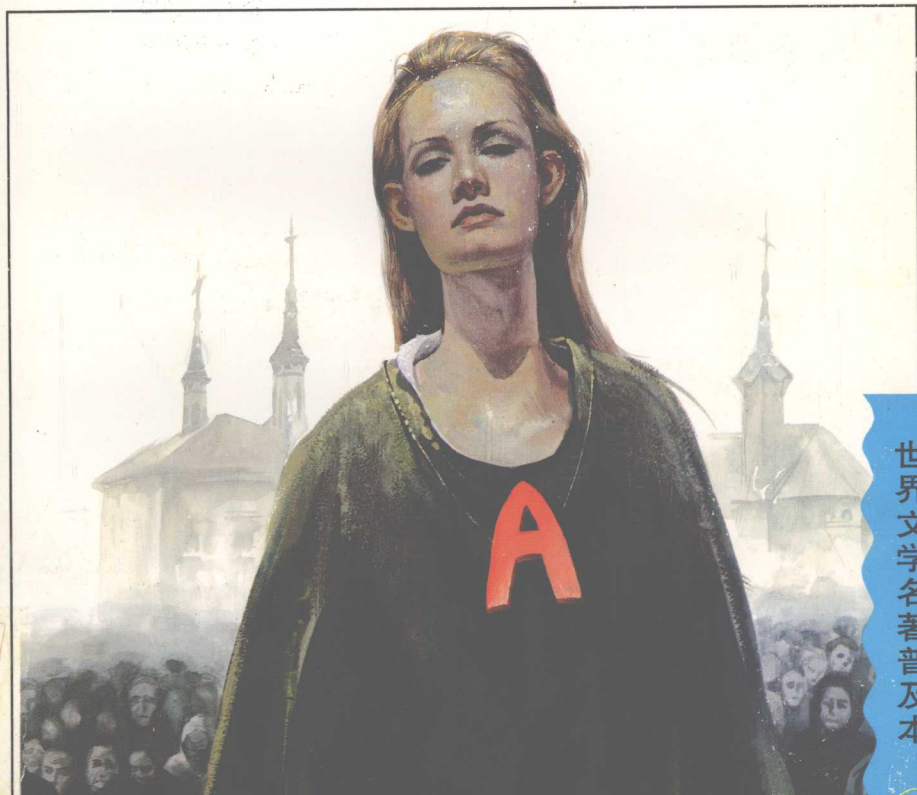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红字·福谷传奇

[美] 霍桑著 侍桁、杨万、侯玗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全译本)

红字·福谷传奇

[美] 霍桑著 侍桁、杨万、侯玃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THE BLITHEDALE ROMANCE

分别根据 The Mershon Company, New York 和
T. Y. Crowell & Company, New York 等
版本译出

红字·福谷传奇

[美]霍桑 著

侍桁 杨万 侯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341,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01—80,000 册

ISBN7-5327-1929-4/I·1160

定价:10.10 元

目 次

红字

海关——《红字》序	3
1 狱门	37
2 市场	38
3 认识	44
4 会见	51
5 海丝特做针线	56
6 珠儿	63
7 州长的大厅	70
8 小鬼和牧师	75
9 医生	82
10 医生和病人	89
11 内心里	96
12 牧师的夜游	101
13 海丝特的另一面	109
14 海丝特和医生	114
15 海丝特和珠儿	119
16 林中散步	124
17 教长和教民	128
18 一片阳光	136
19 溪边的孩子	140
20 迷惘中的牧师	145
21 新英格兰的节日	153
22 游行	159
23 红字的显露	166
24 结局	173

福谷传奇

1	老穆狄	181
2	福谷	184
3	一群空想家	187
4	晚餐桌上	193
5	寝前	199
6	卡佛台尔的病榻	204
7	养病	211
8	现代的世外桃源	217
9	霍林华斯、齐诺比娅、蒲丽丝拉	226
10	一个来自城里的客人	235
11	林中小径	240
12	卡佛台尔的藏身洞	246
13	齐诺比娅讲的故事	252
14	伊律特讲道坛	260
15	骤变	268
16	告别	274
17	旅馆	280
18	公寓	285
19	齐诺比娅的客厅	289
20	他们走了	295
21	旧相识	299
22	方德洛	304
23	乡村会堂	312
24	化装舞会	319
25	三个人在一起	325
26	齐诺比娅和卡佛台尔	331
27	半夜	336
28	福谷的草地	343
29	迈尔士·卡佛台尔的自白	347

红

字

侍 桁 译

海 关^①

——《红字》序

诸位略加注意就可以知道，我这个人素来不愿意在自己家里的炉火边，当着知己朋友，过多地谈论自己和自己的私事；但奇怪的是，我一生中竟会有两次^②情不自禁地向读者谈起了自己的生平事件。第一次发生在三四年以前，当时我将自己在一幢幽深寂静的古宅^③里的生活方式形诸笔墨，以飨读者。这其实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无论是宽容的读者，还是冒昧的作者，都想不出丝毫可以开脱的理由。然而，在我那旷无人烟的境地之外，我在上述场合竟找到了一两个听众，不免深感欣慰。因此，我如今再次拖住读者，谈谈我在海关的三年经历，而且规规矩矩地遵循那有名的“本教区的执事 P. P.”^④的榜样。事情看来是这样：当这位作者将作品抛向人间的时候，他根本不去理会那许多将他的著作随手扔开，或束之高阁的人，

① 1846 年，美国民主党总统波尔克任命霍桑担任马萨诸塞州萨勒姆城美国海关的检查官。1849 年，美国辉格党总统候选人泰勒当选总统以后，撤了霍桑的职。这时，霍桑开始创作《红字》，于 1850 年 2 月完稿，3 月在波士顿发表。霍桑为《红字》写这篇序：“海关”，据说有三个目的：第一，作为赋予这部小说以现实主义的一种方法；第二，陈述他那个时代在美国写小说的问题；第三，攻击罢免了他的辉格党政客。

② 第一次指《古宅青苔》的序“作者寓所自叙”。第二次就是指这篇《红字》的序“海关”。

③ 这幢古宅坐落在康科德村，为美国作家埃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一家的住所。1842 至 1846 年间，霍桑曾寓居于此，写了短篇小说集《古宅青苔》。

④ 指十八世纪初期一位无名氏所写的模拟自传体《本教区的执事 P. P. 自传》，以讽刺伯内特(Gilbert Burnet, 1643—1715, 英国索尔兹伯里主教)，在他的《我的时间史》(1724)中所提出的自我中心观。

而仅仅诉诸那比同窗学友、生平伴侣更要了解自己的极少数读者。诚然，有一些作者远不止此，他们一味地直抒胸臆，眼里只有与自己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人，只向他们把隐情和盘托出，似乎这部书一旦印成白纸黑字，被抛到大千世界的四面八方，就必然能从中发现与作者自己趣味相投的人，并且可以与这部分人发生共鸣，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更为充实圆满。即使不涉及个人私事，率性而谈也未免有失温雅。但是，由于思想已经凝固，口舌已经麻木，除非讲话者和他的听众心心相印（不妨想象那是一个朋友，一个虽然不是至交、却是善良而能够理解的朋友），在聆听我们的叙说。这时，这种友好的意识缓和了与生俱有的矜持，因此我们可以大谈特谈我们周围的环境，还可以大谈特谈我们自身，不过仍然将内心深处的我隐藏在帷幕之后。在这种程度上，在这些范围之内，我以为，作者不妨谈谈自己，而不至于会侵犯读者的权利，也不至于侵犯他自己的权利。

此外，还要看到，这篇关于海关的特写是适当的，这种适当性始终在文学中得到认可，因为它说明了我是如何获得下面载录的大部分材料的，并且为书中所述的故事的真实性提供了依据。实际上，这无非是一种愿望：想把自己放在编辑的确切的位置上；或者说差不多是这样，把凑成此书的许许多多故事中最冗长啰嗦者进行编纂加工^①；这一愿望——没有其他因素——正是我与读者开始建立个人关系的真正原因。为了完成这一主要目的，我似乎可以额外地添上几笔，隐隐约约地表现出迄今未曾描写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及在其中活动的几个人物，而笔者碰巧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故乡萨勒姆镇，在半个世纪以前，即年迈的德比王^②治下的时代，有一座码头，当年也曾人欢马叫，如今却满目荒凉，到处是颓败的木结构的仓库，商业生活的踪迹几乎荡然无存。不过，时或有一艘三桅帆船，或者一艘方帆双桅船，在靠近这座凄凉的码头中间的地方卸下各种皮革；或者在更靠近的地方，一艘来自新斯科舍^③的纵帆船在卸下它载运的木柴。在这座业

① 霍桑在这里表明，最初曾计划在《红字》这部小说中再收入几篇短篇小说。

② 指伊·哈·德比(Elias Haskett Derby, 1739—1799)，家财万贯的萨勒姆船主。他的家族在独立战争时曾私掠商船，发了大财，建造了规模巨大的德比码头，以及德比宅邸。战后，德比开辟了从萨勒姆到东方等地的新的通商航线。

③ 新斯科舍为加拿大东南部的一个省份，主要由新斯科舍半岛和布雷顿角岛组成，这个地方与美国东部各州相距不远，因此彼此贸易往来频繁。

已倾颓、经常为潮水淹没的码头顶端，和一排根基沿着码头的房子后面，有一条狭长似带的地块，草木稀疏，从中可以窥见多年来死气沉沉的踪迹。码头对面，矗立着一座宽大的砖砌大厦，大厦正面的窗户，俯瞰着这冷冷清清的景象。每天上午在分秒不爽的“三个半小时”间，挂在屋顶最高处的共和国旗帜或在微风中飘扬，或在沉静中低垂——不过旗帜上原成水平线的十三条条子成了垂直的了，正是它，表明山姆大叔政府^①在这儿建立的，是民事哨所，而不是军事哨所。大厦正面的门廊装饰着六根柱子，支撑着阳台，阳台下面是一座宽阔的大理石台阶，直通街道。在入口处上方耸立着一个巨大的标志——美国之鹰，它振展双翅，胸前护着盾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每一个爪子还抓着一把交叉在一起的雷电和带刺的箭。这头不幸的鹰的特点是脾气不好，这是它惯常的毛病。它那凶相毕露的钩状嘴和眼睛，以及气势汹汹的姿态，似乎咄咄逼人地威胁着与世无争的社会，尤其是警告着所有的市民，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贸然闯入在它的双翼庇荫下的这所大厦。然而，尽管它看上去凶神恶煞似的，此时此刻许多人却在这联邦之鹰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我想，他们以为它的胸脯就像鸭绒枕头一样地柔软，舒服。但是，它并不温情脉脉，即使在它心情极其愉快的时候也同样如此。或迟或早，通常是只早不迟，它就会用利爪一抓，用尖喙一啄，扔出它的雏鹰，或者是用它那带刺的箭给人造成痛苦的创伤^②。

上面形容的这所大厦，我们不妨立即称之为港口的海关。在大厦周围附近的人行道上，野草见缝插针地丛生着，表明了过去熙来攘往的生意人已在这条人行道上绝迹了。不过，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通常发生在早晨，商务活动还是进行得生气勃勃的。这些场合可以使得年迈的市民回想起与英国最后一次交战^③前的时期，那时萨勒姆镇本身就是一个港口。本地的商人和船主，当时并不嫌弃这个港口，如今却对它鄙夷不屑，听凭它的码头崩塌成废墟，而他们却涌到纽约或波士顿去进行商业投机，毫无必要地，不知不觉地使得那儿早已泛滥成灾的贸易更为膨胀。在这样一个早

① 山姆大叔政府指美国政府。

② 此句意思可能指在美国政府机构中的当权派喜怒无常，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让你尝尝苦头。

③ 指英美之间于1812年爆发的战争。在美国历史上，这次战争被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交战双方于1814年签订和约。

晨，每当三四艘船只碰巧同时到达时——通常来自非洲或南美洲；或者即将启碇驶向非洲或南美洲之际，在这大理石台阶上就会响起频频的脚步声，上上下下轻快利索。在他的妻子来迎他之前，你也许会在这大理石台阶上，见到某位刚进港的、被海风吹黑的船长，他胳膊下挟着一只没有光泽的锡盒子，里面装着船上的各种证件。到这儿来的还有船主，他或者喜气洋洋，或者愁眉苦脸；或者和蔼可亲，或者怨气冲天。这可要看这趟业已结束的航行，究竟给他带来了计划中的货物，转手就能换成金钱呢；还是给他带来了谁也不要的滞销品，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此外，还有一位精明的年轻雇员——一个未来的、额角布满皱纹、胡须花白、忧心忡忡的商人——他像幼狼尝到了鲜血的滋味一样尝到了贸易的甜头，并且已经在他主人的船里捎去了投机贸易的货物，其实他不如在磨坊贮水池中驾驶模型船。出现的另一个人物是位出海远航的水手，他想得到护照；要不然就是一个新来乍到的人，脸色苍白，虚弱无力，在寻求进医院的证件。我们也不该把那些用生锈的小纵帆船从英国各省运来了柴火的船长们给忘了；也不该忘记一帮长相粗鲁的水手，从外表看来，他们没有新英格兰人机警，不过却为我们衰落的贸易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

所有这些人，有时候再加上杂七杂八的各色人等，更使这一群人显得五花八门，因此，海关一时之间就成了人声嘈杂的场所。然而，当你登上台阶，更常常看到的——如果在夏天，那是在入口处；如果在冬天或者天气恶劣的时候，则是在各自合适的房间里——是一排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坐在老式的椅子里面，椅子的前腿翘起，椅背靠靠在墙上。他们常常是打着盹儿，不过人们偶然也可以听见他们在相互交谈，那嗓门儿既像在讲话又像是在打鼾。从这种没精打采的神态来看，他们仿佛是生活在贫民院中的人，是依靠救济为生的人，是在大伙儿一起劳动中混饭吃的人，或者是不凭个人独自努力而活下去的人。这些老先生像马太^①一样坐在海关税务局，但是又很不可能像马太一样，被召唤去履行使徒的使命——他们就是海关官员。

① 马太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原为罗马帝国的税吏。《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说，耶稣从那儿经过，看见一个名叫马太的坐在税务署里。他对马太说，跟我走吧。于是马太站起身跟他走了（参见《马太福音》ix. 9）。这句话里有着讽刺意义：人们疑心海关官员是腐败的。

此外，走进前门，靠左边，有一间房间，也可以说是一间办公室，大约十五平方英尺，十分高敞，两扇拱形窗俯瞰着前面提到的坍塌的码头，另外一扇拱形窗则开向一条狭窄的小路，可以看见德比街的一部分。从这三扇窗都可以瞥见杂货店，制造滑轮的铺子，出售现成的廉价衣服商店，船具商店；在这些商店门口附近，平时总可以看见一些人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嘻嘻哈哈，说短道长，这都是些老水手和在海港码头废弃处鬼混的家伙。这房间看上去好像是长久废弃不用了，到处结满蜘蛛网，陈年的油漆失去了光泽，地板上蒙着一层灰暗的沙土；这种到处肮脏的景象，使人很容易断定：这是那些手持魔术工具——扫帚和拖把——的女人难得光顾的一所圣殿。讲到家具，里面有一只配有庞大的烟囱的火炉；一张陈旧的松木写字桌，写字桌旁是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两三把木头面的椅子，椅子年久失修，似乎随时都会散了架；还要提一下藏书室，一些书架上搁着三四十卷《国会法案》和大部头的《税收法令汇编》。一根锡管穿过天花板，形成了这房间与大厦的其它各个部分作口头传话的媒介。这房间里，曾经有一个人或是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来回踱着方步，或是懒洋洋地靠着长腿凳子，双肘倚在桌面上，两眼上上下下地浏览着晨报的专栏。尊敬的读者，大约六个月以前，你也许会在这儿认出同一个人，即曾经欢迎你走进那坐落在古宅两边的、气氛活泼的小书房的人。阳光穿过柳枝，隐隐约约地、暖洋洋地照在小书房里。不过，如今你若再到这间房间里去找这位美国民主党党员的检查官，那么你问也是白问了。改革的长扫帚已把他扫出了办公室，一个更令人尊敬的继任者摆出了他那种庄重的姿态，把他的薪水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虽然我童年及成年的时代很少居住在我这故乡萨勒姆这座旧城，现在支配着我的感情，或者过去也的确支配过我的感情，不过这种感情的力量，我在真正居住这儿的岁月里却从未意识到。故乡的地面是平坦的，主要是盖一些木头房屋，而称得上建筑美的房屋可说绝无仅有；它的地形是不规则的，既非景色如画，又非古色古香，而是平平无奇；那条长长的街道毫无生气，懒洋洋地、疲倦地贯穿整个半岛。街的一头是绞架山和新几内亚镇，街的另一头看得见贫民院^①。这些就是我故乡的特点，因此就它的地

① 萨勒姆镇坐落在半岛上，大街将小镇一分为二，从海边往西部延伸，经过村庄（新贫民院建于此）一直到绞架山，据说萨勒姆的“女巫”就在这儿被处死的。

貌而言，倘若说使人联想起一盘被扰得凌乱不堪的棋局的话，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尽管我在其它地方总是快乐得多，但是在心底里却对古老的萨勒姆怀有一种感情；由于找不到更为恰当的说法，我只好勉强称之为“爱”。这种情感可以归因于我的家庭在这块土地上所扎下的深长而年代久远的根须。从最初的英国人——我的姓氏的第一个移民^①出现在这块荒无人烟、密林环绕的殖民地起，迄今已差不多有二百二十五个年头了；自那以后这块殖民地发展成了一座城市。在这块土地上，他的后裔出生，死亡，把他们尘世的物质与这块土地交融在一起，直到很大一片土地不可避免地 and 人的躯壳有了血肉关系，而我也短暂地荷着这种躯壳，踏在这些街上。因此，我讲到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尘土对于尘土在感觉上的共鸣^②。我的同胞中很少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由于经常的移植可能对于血统的发展有利，因此他们也没有必要认为最好还是探询个究竟。

但是，这种情感同样有其道德因素。就记忆所及，还在孩提时期，第一位祖先的形象，就被家庭的传说罩上了一层朦胧缥缈的、威武雄壮的色彩，出现在我的想象中，直到今天，这个形象仍然萦绕着我，引起我对故乡往昔的一种思恋，因此我声称，我所以有这种依恋之情并非因为这座城镇目前的面貌。我仿佛觉得我之所以更有权力居住在这儿，是因为这位庄严的、长着胡子、披着黑貂皮、戴着尖顶帽的祖先——他很久以前就来了，随身携带着《圣经》和宝剑，威风凛凛地踏着这未经磨损的街道；他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始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巨大的成就决非是我所能企及的，因为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很少有人认识我的脸容。而他则是一个战士，一名立法者，一位法官；更是教会的首领；清教徒所有的特点，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他无不具备。他同时又是一个残酷的迫害者，这一点，教友派信徒完全能证实，他们在史书中提到了他，叙述了一桩他严酷无情地对待教友派一个妇女的事件；尽管他的伟绩丰功，数不胜数，但是那一件事，恐怕比见诸记载的他所有的勋业更将长久地流传。他的儿子^③

① 指威廉·霍桑(1607—1681)，他于1630年从英国移居美国，1636年到萨勒姆。

② 根据基督教《圣经》传说，人是由上帝用尘土造的。

③ 指约翰·霍桑(1641—1717)，他是1692年“萨勒姆驱巫案”时期的一位法官。

继续了这种迫害人的禀性，遐迩皆闻，他使得许多女巫殉难^①；说她们的血迹玷污了他的英名也并不过分。那血迹渗到了骨子里面，他那埋葬在宪章街的朽骨如果尚未完全化为尘土的话，那么必然还保留着这些斑斑血痕！我这些祖先们是否曾经想到过忏悔，请求上帝宽恕他们犯下的残酷行为呢？抑或，如今在九泉之下，是否感到，自己的残酷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正在折磨着他们呢？这些我都不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我，本文的作者，作为他们的继承人而为他们感到耻辱，并且祈祷上帝，他们所招致的上天的诅咒，但愿从今以后被解除了吧！——这种诅咒我已经听说了，而且多少年以来，这个家世的阴郁、衰落的情况也表明它是存在的。

这棵家系之树的古老的树干上覆盖着厚厚的、令人仰慕的青苔，可是，在经过了这许多年以后，竟然会在顶枝上长出像我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对此，毋庸置疑，这两个严峻的、不露一丝笑容的清教徒中无论哪一位都会觉得，这完全是他们罪孽的十足的报应。我怀抱的志愿他们决不会啧啧称道；我取得的成就——如果在家庭范围之外，我还有成就给我的一生增添光彩——他们决不会认为是有任何价值的，即使不说是十分丢脸。“他是干什么的？”我祖先的一个灰蒙蒙的鬼影对另一个鬼影咕噜着说，“一个写小说的作家！这是人生中的什么勾当？——在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一代人中，这能算是赞美上帝、服务人类的方式吗？嗨，这个堕落的家伙倒不如是一个拉提琴的！”越过时间的鸿沟，我的祖先和我之间就这样相互恭维着！然而，他们愿意怎样瞧不起我就怎样瞧不起我吧，反正他们性格中那倔强的特点已经和我的性格交织在一起了。

从这座城镇诞生开始以及在它初期发展阶段，这两位一丝不苟、精力充沛的人物就牢牢地安顿了这个家族，从此以后这个家族在这儿扎根着；而且总是十分地有体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一个不肖子孙给这个家族抹过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最初的两代人之后，很少有人，或者说，根本没有一个人立下了垂之久远的功绩，或者作出了足以引人注目的举动。渐渐地，他们几乎销声匿迹了；就像街道四周的旧房屋一样，新的泥土堆积起来，高度快要从地面及到屋檐的一半了。一百多年以来，他们父承子继，以航海为生；每当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继承祖业、做一个普通水手の時

① 这是指清教徒迫害异端的事件，著名的1692年“萨勒姆驱巫案”，当时有十九个人，其中主要是妇女，被处以死刑。

候，每一代人中间总有一个满头银发的船长告老回乡，而这小孩也将面临那曾经威胁过他的祖祖辈辈的咆哮的海浪和怒号的狂风。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孩子也将从水手晋升为船长，成年时在历尽风险，周游了世界之后回到家来，衰老死去，叶落归根，把他的遗骸同他出生地的泥土交融在一起。一个家族出生在一个地方，埋葬在同一地点，与这块土地有着年深日久的不解之缘，因此在人和土地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属关系，这和周围迷人的风景抑或道德环境截然无关。这不是爱，而是本能。从异邦来的新居民，或者其父亲或祖父是从异邦来的新居民，可以说无权被称为萨勒姆镇人；他完全不懂牡蛎般的顽强是怎么回事，而一个老移民者就具有这种顽强精神。时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第三个世纪，他还死守着这块地方，而他的后代也是一代一代地深深地扎根在这儿。尽管这块地方并无欢乐可言，然而这对他无关紧要；他固然已厌烦了这些旧木屋，这泥土和灰尘，这平庸无奇的场所和一成不变的情感，料峭的东风和严峻的社会气氛；但这些都无关宏旨；所有这一切，以及除此之外他看得见、想象得到的任何不足之处，都不是要害所在。这种魅力不仅存在着，而且十分强大，好像这块出生地是人间天堂似的。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感到使我定居在萨勒姆的几乎可说是一种宿命；这宿命使得这块土地上，那一向为人熟稔的面貌和性格——这个种族的一个代表人物一旦去世，好像总会有另一个人接替他，在大街上前进着——终此余身，依然可以在这座古城中被人看见，被人认出。不过，偏偏就是这种情感证明了那种已变得不健康的联系，最终应该中断。一只马铃薯在同一块耗尽了地力的土壤里被人栽了又栽，一连种了好几代，时间过长，是不可能茁壮兴旺的；而人的性格同样也不免如此。我的孩子们出生在其他地方，而且只要他们的命运在我的支配之下，他们必将扎根在陌生的土地中。

本来，一走出那座古宅，我很可以到其他任何地方去，或许这样倒更好些，但主要是因为对故乡这种奇怪的、消极的、没有欢乐的眷恋，使我在山姆大叔的砖砌大厦^①中填补了一个空缺。劫数已临。虽然我离家出走不止一回，两回，——仿佛从此一去不回了——但是到底又回来了，就像那不能使用的半便士一样；或者说，好像萨勒姆于我是注定的宇宙中心一样。所以，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登上了大理石台阶，口袋里放着总统的委

① 指前面所提到的海关。

任状，被介绍给了全体海关人员，在我担任责任重大的海关首席执行官期间，他们将辅佐我的工作。

我十分怀疑——或者，相反，我毫不怀疑——合众国的政府工作人员，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是否曾经像我一样，有这样一帮经验丰富的“元老”供他指挥。当我打量了他们一眼之后，哪一位是最老的居民早已一目了然。在这个时代以前的二十多年里，税收官的独立地位使萨勒姆海关避免了政治上沉浮变迁的旋涡，一旦卷进这种旋涡，那职位往往朝不保夕了。有一个战士^①——新英格兰最杰出的战士——他由于作战勇敢而名垂青史；在连续几届政府中，他一直任职，政府那种英明的宽宏大量使得他本人地位安全稳固，因此在多少次危险和人心浮动的时刻，他始终是下僚们的安全支柱。米勒将军是极端的保守派，然而习惯丝毫不影响他的善良的品性；对于熟悉的人他十分讲交情，对于变革，他很不愿意——即使变革也许会带来无可置疑的进步。因此，我一开始负责我的部门，就发现那里差不多都是些年事已高的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年高德劭的船长，在经历了四海浪涛的颠簸，坚强不屈地顶住了人生暴风雨的冲击之后，最后漂泊到这个风平浪静的角落，除了总统选举的周期性恐惧之外，很少有什么东西打扰他们，因此在这个角落里，他们个个都获得了新生。像他们的同胞们一样，总不免年老体衰，不过他们显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辟邪物，不让死亡逼近。我相信，他们中有两三个人，因为患有痛风病和风湿症，往往缠绵床褥，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海关露面的；但是，在蛰伏一冬之后，他们又步履维艰地来到五六月的和煦的阳光中，懒洋洋地办他们的“公事”，一有空闲，或一有机会，就又登榻寻梦了。有人指责我，说我缩短了这些德高望重的共和国公仆的公务生命，而且缩短了不止一个人。对于这种指责，我的确心服首肯。因为，正是由于我的陈情，他们获准离开辛苦的工作，去颐养天年；过不了多久——正如我真正相信的那样，他们生活的唯一准则似乎就是为国效劳，鞠躬尽瘁——他们就隐退到了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而正是由于我的干预，他们才有了足够的时间进行忏悔，这于我不啻是一种由衷的安慰，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海关官员个个都犯有徇私舞弊的嫌疑。不论是海关的前门还是它的

① 指詹姆斯·米勒将军(1776—1851)，他是1812年英美战争的英雄，曾于1825至1849年(霍桑被罢免的一年)任萨勒姆税收官或首席官员。

后门，都不是敞向通往天国的道路的。

我手下的官员中辉格党党员^①占大多数。对于这些年高德劭的同人来说，我这位新来的检查官，尽管在原则上是一个忠实的民主党党员，却不是一个政客，从未接受也从未担任任何涉及政治上的职务，这的确是大幸。不然的话，若把一个活跃的政客安插在这个举足轻重的岗位上，迎头痛击辉格党税收官（这一任务易如反掌，因为这个税收官由于衰老而不能亲自主持工作），那么在这位斩草除根的天使到海关走马上任的一个月之内，全体遗老遗少就会差不多再无从公的可能。因为，按照有关这方面的公认的章程，一个政客把所有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头子送到断头台上处死，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显而易见，这一帮老家伙提心吊胆，生怕在我的手中遭受诸如此类的粗暴的对待。每当我一出现，他们就会惶惶不安，尽管我绝无害人之心，但是一瞥见我，他们那皱纹密布，经历了半个世纪暴风雨吹打的脸颊便陡然变得苍白；每逢对我讲话，他们中不管哪一位都是嗓门儿直打颤；然而须知，长期以来，这些声音都是通过喇叭筒发出的怒吼，而且习以为常，声嘶力竭，足以使北风之神噤若寒蝉。看到这一切，我既感到痛苦，又觉得好笑。这些卓越的老人明白，按照成规，他们早就应该让位于更为年轻的人，在政治上更为正统，为我们共同的“大叔”效劳，远比他们更为合宜；这一点，即使他们之中，某些人也这样认为，它是根据他们自己办事缺乏效率加以考虑的。我当然更明了，但是要我按照这一精神办事，委实于心不忍。因此，在我任职期间，他们继续挪动着脚步，在码头上来来去去，在海关的台阶上磨磨蹭蹭；我这样做，其实，于我的名誉大有损害，虽然这是自作自受，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使我作为一个官员的良心受到谴责。于是，他们仍然花许多时间在各自惯常的角落里打盹，椅子朝后翘起，倚在墙上；不过，在上午总要醒过来一两回，不怕对方厌烦地相互讲一些老掉了牙的航海故事，和那种发了霉的笑话，这些故事和笑话已经重复了无数次，已成了他们中间的口令和暗号。

我想，他们不久就发现了新检查官并不存心与他们作对，因此，这些善良的老先生心情十分轻松，而且也很满意，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还能派上用场。他们又在办理着各种各样的公务手续，如果不是为着我们可爱的国家，至少是为着他们自己。他们戴着眼镜，在船舱口探看，显得神态严

① 美国现在的共和党的前身。